

《攀登者》:比电影更重 要的是“攀登者”的精神



领导与《攀登者》主创合影

本报讯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宗明,国家电影局常务副局长孟祥林,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胡劲军等接见了电影《攀登者》主创人员。

电影《攀登者》以1960、1975年中国人两次从珠峰北坡登顶的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而改编,表现了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攀登精神。

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对《攀登者》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表示祝贺,并对全体演职人员完成这一重大的电影项目表达了敬意,“我们变不可能为现实。”周慧琳说。

国家电影局常务副局长孟祥林表示,电影是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种文艺样式,是文化艺术的主餐和正餐。在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进程中,电影局愿与诸位电影人共同努力把“主餐和正餐”做好,将更多精品力作奉献给广大电影观众。

《攀登者》出品人、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介绍,电影《攀登者》是上影与导演李仁港的第四次合作,也是与编剧阿来的第二次合作,“阿来很少写电影剧本,只为上影写过两个,一个是《西藏的天空》,还有一个就是《攀登者》。”任仲伦还透露,章子怡扮演的气象学家与吴京扮演的登山队长之间会有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此言一出,影片的期待指数又飙升到一个新高点。

▶ 主演章子怡: 《攀登者》所有演员都是当下中国演员的榜样

《攀登者》讲述了1960年和1975年我国国家登山队攀登珠峰的艰辛历程。在对英雄故事的追忆与描摹中,影片传递出不畏困苦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被整个主创团队称之为“攀登者精神”,“攀登者的精神就是中国精神,永不褪色,永不磨灭”。

对于《攀登者》的诸位主创人员而言,“它一开始只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国家任务”,但是随着拍摄的启动与深入,被动接受任务变成了主动进行创作,每一位主创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完成了一次关于“攀登者”的独特艺术创造。

“刚刚接触这个项目的時候,大家先入为主觉得这是一个任务,但是在拍摄的过程中大家越来越忘记了任务的属性,全情投入到角色之间,深深地感受到了角色的力量。”章子怡讲述了影片为演

职人员带来的心理变化。

认真与投入是《攀登者》剧组所有演员的一致态度。即使是在片中戏份不多的王景春,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尽心尽力地塑造人物,“我1999年进入上影厂,用心对待每一部作品是我的工作职责,而且我非常喜欢李仁港导演,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我在拍摄中真切地感受到了攀登者的精神与力量。”王景春说。

在片中饰演登山队队长方五洲的吴京,生活中就是一个“攀登者”,他曾攀登过多座高山,但最终因为腿伤被医生告知无法再进行强负荷的登山运动,“现实生活中我可能无法登上珠穆朗玛峰了,在影片中的攀登也算是圆了我一个梦。”

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的最后一镜拍摄,让吴京圆了走近珠峰的梦。他与张译、拉旺一道,冒着严寒、顶着高

反,吸着氧气在5200米海拔处为《攀登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张译坦言,在5200米高处关机的《攀登者》让他抵达了心灵上的新高度,“或许从一开始这只是个任务,但是我越深入就越感受到角色和影片带给我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如果没有这次经历,我可能不会到达现在的精神与心灵上的高度。”

一向以“认真”著称的章子怡看到了剧组所有演员尽心尽力的职业态度,“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攀登者》中所有的演员都应该是当下中国演员的榜样,而且中国演员需要这样的精神,既然要做,就要把它当成你的事业,把它当成你的创作,把它当做你一个你的艺术作品去完成。所以我相信这部戏最终出来的成果一定能够令大家欣喜。”章子怡说。

▶ 编剧阿来: 第一次期待看到自己作品“影像的力量”

从小在藏区长大的作家阿来对于高山与自然有着深厚的情感,“我在海拔3000多米的山里长大,经常在五六千米之间的高度活动。在这种地方长大的人不会想一些我们在低海拔地区生活的人并不会思考的问题——人和伟大的自然的关系,当我们周围很少有伙伴、独自一人时,自己需要克服自我局限,在与自然的交流中得到升华。”

阿来始终思考着自然与人的关系,他希望从登山者的经历中找到答案。

终于,六七年前的一个机缘巧合,阿来采访了1960年攀登珠峰的英雄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和贡布。攀登英雄的事迹与阿来从小的生活体验遥相呼应,一个关于攀登者的故事就这样在阿来心中生根发芽,“我把这些故事都写在了剧本中,以前大家都会期待‘文字的力量’,这是我第一次期待看到自己作品‘影像的力量’。”阿来说。

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双料得主阿来的剧本为影片提供了扎实的故事基础,也给了导演李仁港足够的信

心,“现场拍摄遇到工作人员受伤、天气恶劣等很多困难,但大家也会感受到几位登山英雄的斗志在极端环境中体现出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振奋。最终,这个戏的整体效果我觉得可以。”

影片监制徐克曾跟随剧组去到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指导影片最后一镜的拍摄。面对一部改编自真实历史的影片,《攀登者》最难的在于“说服力”和“真实感”,徐克评价,“很感人,很有说服力,这个戏都做到了”。

▶ 攀登者: 《攀登者》是一种永不止步的攀登精神

整个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攀登者》元素随处可见,上海街头的出租车上也张贴着《攀登者》的海报,出租车司机口中的上海电影节也与这部电影有着相似的样子。

出品方上影集团非常用心地请到了1975年成功登顶珠峰的“九勇士”之一——桑珠,还有当年未能与桑珠一道登顶的夏伯渝。成功登顶的桑珠可

以轻松地说出,“山就在那里,天气恶劣我们就下撤重新等待时机。”但是对于1975年与珠峰失之交臂的夏伯渝来说,40多年来珠峰一直沉甸甸地压在他心里。2018年,失去两条小腿的夏伯渝终于站上珠峰山巅,实现了他奋斗半生的梦想。

《攀登者》的价值早就不只是一部电影。对于影片主创和真正的“攀登

者”来说,《攀登者》是一种永不止步的攀登精神;对于登山人来说,《攀登者》描摹了他们的半生青春;对于每一个处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中国人来说,攀登就是胜利。在复杂的全球语境下,《攀登者》更像是一个寓言——咬紧牙关,永不止步的中国人,终会攀上新的高峰。

(郑中砥 影子)

(上接第1版)

谈及“一带一路”版块的迅速走深走实,傅文霞深有感触。“去年有联盟方提出希望能多看一些中国的电影,今年我们安排了他们参观WIP,推荐他们的项目在市场进行推介,邀请有潜在意向的平台方对接洽谈。”傅文霞说。

“今年下半年,我们还会走访印度、南美、欧洲的电影节,吸纳更多的A类电影节进入我们的联盟。”傅文霞说,“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实实在在做文化交流,我们期待跟优秀的伙伴同行,实现更有价值的合作。”

无论是为中国电影工业输送新生力量的阶梯型新人培育体系,还是促进亚洲电影文化交流互鉴的“SIFF·ASIA”框架计划,或者是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电影文化交流合作,都与展映、市场、论坛形成互动,彼此推进。如亚洲新人奖的优秀影片会进入“一带一路”电影巡展,论坛、市场邀请亚洲各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参与探讨、参展对话,更多国家的影人和机构也踊跃带着影片来到上海。正是在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流互鉴中,构筑了良性发展的生态格局,使得上海国际电影节不断自我完善。

◎ 电影节·为青年服务

上海国际电影节始终把发掘年轻电影新人,为电影产业输送合格新生力量当作办节职责。电影项目创投与亚洲新人奖一起,成为孵化新人的摇篮。据统计,电影项目创投13年来累计孵化、见证了65部影片进入制作,其中多部还入围了东京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等参赛或进入展映。

为了精准服务电影新人,电影创投不断优化孵化机制,设置了青年电影计划、制作中项目、合拍片项目等,今年又特别设立创投训练营,将孵化周期延伸到电影节内外,孵化对象从项目延伸到个人。

今年新增的短视频“探索”单元,更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俯低身姿、全力引导年轻人敲开电影大门的创新举措。短短一个月的征稿就收到2000多部作品,参与短视频“探索”单元的电影界人士吴君如、陈柏霖等对年轻人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爱奇艺专业短视频研发中心总经理富拓提醒创作者关注短视频的欣赏习惯,“我们推出了一种竖短片,拍摄角度和过程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无论是阶梯型新人培育体系,还是电影节架构中的其它板块项目,都把精准服务青年纳入策划、设计和实施,如电影展映结合青年人欣赏趣味开设“午夜惊奇”、“新视野”单元;电影节和上海市民文化节联合举办的“电影中的真善美”影评征文;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电影节期间连续五天在幸福里举办影评写作训练营……

据统计,今年电影节开票首日的购票者中,35岁以下的购票者占比达74%,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福茂在电影院中看到那么年轻的面孔后惊讶地表示:“在互联网发达的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进影院,我回去后必须告诉我的同行,互联网不会使传统的观影方式消失……”

◎ 电影节·朋友圈不断扩大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征集涉及112个国家和地区3964部影片。影片报名分布地域之广,报名片达到这样的规模,在全世界A类电影节中也并不多见。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专业影响力和权威性可见一斑。据统计,511部展映片共放映1745场,举办映后见面会166场,世界首映、国际首映、亚洲首映、中国首映片超过60%,为进一步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又迈出坚实一步。

电影节期间,全球15个A类国际电影节中,包括华沙、戛纳、开罗、塔林、莫斯科、东京等6个A类电影节的主席或高层来沪;“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33个国家的38

个成员电影节机构代表悉数到齐。

“我们5月在戛纳相聚,6月在上海重逢,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成为全球电影人必不可少的工作日程。”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福茂说。

正如福茂所言,全球许许多多电影机构的高管、制片、导演、演员、市场公关等人员,会在6月如期来到上海。中国电影产业的崛起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让各国的电影机构看到了巨大的市场商机和合作空间。

今年电影节还启动了“跟着电影游上海”文旅融合活动。各国评委、参赛参展剧组、展商来宾甚至中外媒体记者,纷纷加入队伍,在6月的淅淅细雨中参观中共一大旧址,逛外滩陆家嘴,去七宝古

镇穿街走巷,感受中国电影发祥地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气息。

金爵参赛片《梦之城堡》的伊朗导演雷扎·米尔卡里米在游览七宝古镇时大有收获,“置身在古老的建筑当中,感到一砖一瓦都似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让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展开,去寻找、构建有关它们的故事。”

金爵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傅文霞期待未来能开出更丰富的电影节“活动菜单”,给嘉宾更多选择和收获。“我们的目标是做亚洲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这条路很长,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细节和流程都在完善,我们会不断丰富电影节的活动菜单,好的电影节大家会用脚投票!”



亚新奖颁奖典礼现场



导演郭帆在金爵论坛上发言



创投洽谈现场



国际电影人“跟着电影游上海”



张乐平之子张慰军(左)来到《三毛流浪记》放映现场